歷史與空間

高昌故城巡禮

■戴永夏

到新疆旅遊，可去的地方實在很多：浩瀚的大漠，雄奇的雪山，神秘的天池，絕世之美的喀納斯……都足以令人震撼和心醉。然而要探索新疆的歷史文化，吐魯番當屬最佳選擇。而遊覽吐魯番，高昌故城又是必去之地。

高昌故城位於吐魯番以東45公里處的火焰山南麓。這座馳名中外的西域古都，維吾爾語稱「亦都護城」，即「王城」之意。它曾先後為麴氏高昌王國和回鶻高昌王國的都城，唐代又為「西州」首府。一千四百多年來，它一直是吐魯番大地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中心，同時又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和重要門戶。直到元末明初，這座龐大的古城才隨着回鶻王國的滅亡而逐漸被廢棄。

我們這次踏上吐魯番的土地，正是金秋十月。此時天高雲淡，秋風送爽，氣候宜人。旅遊大巴從吐魯番市出發，穿過片片農田綠野，東行不到一小時，便見一座龐大的古城堡巍峨地矗立在眼前。走近看，但見斷垣高聳，殘壁縱橫。那高大的古城牆雖已殘缺破敗，但卻氣勢恢宏，霸氣十足。我不禁暗暗驚嘆：多麼偉大的廢墟！多麼雄壯的故城！它的魅力，正是它無言的恢宏氣勢和含蓄的蒼涼之美！

我的心思，大概被聰明的導遊猜到了。他以其豐富的知識，進一步介紹說：這座高昌故城，平面略呈不規則的正方形，分外城、內城、宮城三部分。它的佈局似唐代的長安城，外城呈正方形，周長5.4公里，城牆最高處達11.5米，城基寬12米。內城居於外城正中，周長3,600米，現僅存西牆980米，南牆850米。內城北部正中有一座不規則的小城堡，當地人稱「可汗堡」，就是原回鶻高昌的宮廷所在地。鼎盛時期，全城有12個城門，市內房屋鱗次櫛比，有作坊、市場、廟宇和居民區等建築，總面積為200萬平方米。它是古代西域留存至今的最大故城遺址。1961年，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……

聽着導遊的介紹，我的思緒彷彿插上想像的翅膀，穿越時空的隧道，飛向一兩千年以前，去感受那曾盛極一時古都盛況。我深深感到，這裡的每塊斷垣，都刻有中華文明的印記；每片殘壁，都留有漢文化的影子……

撥開滾滾的歷史迷霧，我看見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時期，漢武帝的西征大將李廣利，將部分病弱難行的將士留下來，築起壁壘，墾荒種地，屯田自養。從此，在吐魯番東邊的火焰山下，建起了一座恢宏的城堡。因為它「地勢高敞，人庶昌盛」，故稱「高昌壘」。可以說，高昌故城從建立那天起，就融入了漢族兄弟的血汗，就種下了中華文明的種子。

雖然高昌城內雜居着車師、回鶻、突厥、吐蕃、蒙古等多個民族，但從公元499年建立麴氏高昌王國開始，十任國王都是漢人，因而漢文化在這裡有着很深的基礎。第一代高昌王麴嘉，曾向北魏王朝求借「五經」及諸史，並且請國子助教劉燮前來任博士，在全國推廣和傳播儒家文化。第三代高昌王麴堅，還在自己的辦公室中掛着「魯哀公問政於孔子」的畫像，作為推行儒家「仁政」的象徵。整個的麴氏高昌王朝，漢文化都佔據着統治地位，儒家思想是統治階層的主導思想。高昌國使用的語言、文字，與中原近似；國內推廣的圖書，主要是《毛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等儒家經典；官方通用的公文，不但使用漢文，連文書格式、用詞也都來源於中原漢魏之制。

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」。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推崇，必然變成群眾的實際行動。走在古道縱橫的廢壘間，我好像走上了高昌古國的繁華街道。街上店舖林立，人來車往，馬蹄聲聲，卻難掩學堂裡傳出的朗朗讀書聲。那些穿着各民族服裝的孩童們，手中捧着《千字文》、《論語》等蒙學讀本，在漢人老師的帶領下，正搖頭晃腦，地大聲誦讀；在某一角落的一間書房中，一個叫坎曼爾的讀書人，正在奮筆疾書，寫下《憶學字》等詩篇，抒發自己學習儒家經典的體會：

古來漢人為吾師，為人學字不倦疲。吾族學字十餘載，吾父學字十二載，今吾學之十三載。李杜詩壇吾欣賞，迄今皆通習為之。

這一切，彷彿就發生在昨天。當年的學子們雖已遠去，但他們讀的課本、寫的詩篇卻不曾帶走，有一些就交給了歷史，留至當今。近年來在吐魯番各地出土或發現的《千字文》手寫本、《論語鄭氏注》抄本以及《坎曼爾詩箋》抄本等文物，就是他們留給後人的珍貴禮物！

漫步在古城廢墟中，有一個地方特別引起我的注意——在外城的西南角，還保存着一處佔地約一萬平方的寺院遺址，這就是著名的西南大寺。大寺的大殿外方內圓，可坐數百人。大殿的四面牆角皆穹隆狀，以便使說話不產生甕聲。導遊說，這就是高僧講經的地方。當年大唐高僧玄奘，就曾經在這裡講經說法，傳播先進的漢文化。這在當時的高昌國中，曾引起不小的轟動。《大藏恩寺三藏法師傳》中，就較詳細地記載了這一動人故事：

■高昌故城。 網上圖片

唐太宗貞觀元年（627年），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印度取經，行至伊吾（今哈密）。高昌王麴文泰聽說後，即派使者前來延請。六天後的半夜時分，玄奘法師風塵僕僕地趕到高昌，只見麴文泰和王妃正專心致志地誦經念佛，敬候他的到來。十幾天後，玄奘要繼續西行取經，麴文泰執意挽留，並欲以弟子身份終身供養法師，還讓全國人都成為法師的弟子。玄奘重任在肩，堅決不肯留下，並以絕食明志。麴文泰萬般無奈，只好答應玄奘西天取經，條件是和他結為兄弟，留下講經說法一個月。每次講經，麴文泰都親自執香爐迎接玄奘入帳，並當着300聽眾的面，跪在地上，讓玄奘踏着他的脊背坐到法座上去。玄奘西去取經上路時，高昌王為他準備法服30套、黃金百兩、銀錢3萬、絹500疋、馬30匹、僕役25人，又修書24封，請高昌以西龜茲等24國讓玄奘順利過境，並親自致書當時西域霸主西突厥葉護可汗，派人護送玄奘西行。玄奘臨行時，高昌城的僧侶、大臣以及百姓傾城夾道相送，麴文泰抱着他大聲慟哭，相送數十里後才依依不捨地返回……

高昌王麴文泰對玄奘法師如此敬仰尊重，對他百般逢迎，高規格接待，這既體現了他對佛教的虔誠，同時也表現出他對先進漢文化的渴求。因為宗教的傳播，其實質是文化傳播。玄奘大師在弘揚佛法的同時，也在沿途散播着大唐文化的火種。

離開高昌故城時，已是夕陽西下。我回望這片裹着金色殘陽的歷史廢墟，忽然想起余秋雨先生在《廢墟》中說的話：「廢墟是祖輩曾經發動過的壯舉，會聚着當時的力量和精粹」；「廢墟是課本，讓我們把一門地理讀成歷史」……是啊，高昌故城正是西域的先民們「發動過的壯舉」，也是他們創造的高昌文明的象徵。這一本厚厚的「課本」似乎在告訴我們，在邊疆這片廣袤的大地上，自古以來，儘管有多個民族，多種宗教信仰，也創造了多種文明，但始終離不開漢文化的哺育和熏陶，儒家思想也始終起着主導作用。這就是邊疆經濟繁榮、文化發展的巨大驅動力，也是各民族能夠和睦相處，患難與共，互相促進，共創美好的重要原因。

亦有可聞

■龔敏迪

辰山記遊

以佘山為代表的華亭三泖九峰之地，長久以來人文薈萃。陸機、陸雲之後，船子和尚、陸贄、董其昌、徐階等人都對後世產生過影響。佘山之南有個才七十米的辰山，雖然注意它的人不多，卻是明朝「幾社」的初創之地。辰山唐朝稱細林，又稱神山。李延罡的《南吳舊話錄》，和楊樞的《淞故述》都說：「神山舊名神鼉，伏首引尾狀類於鼉」，神山是神鼉山之略。而且「山之陽有道院，顏曰神鼉仙館。」對於相傳呂洞賓所題的古雅匾額，前者說是「為有力者夜中取去」，所以當時看到的是臨摹的。這是明崇禎年之前的事了，因為「崇禎時有人邀周公遠重書者，周曰：呂祖書雖未獲睹，然吾輩自不得更書，譬如習見王嬙、西施，復談及脂粉，縱百般旖旎，終未能自信。」楊樞則除了明確說：「真跡為太守吳黃洲持去。」外還提供了另一個信息：「相傳是山歲出圓石一，為鼉卵，後人鑿石其首，遂不復出。」這很可能是早先在此發現過恐龍蛋之類的化石。

李延罡是原名李彥貞，後改名李延是，字辰山，是因為明崇禎年間，拜於同鄉名儒徐孚遠門下，並因此加入由陳子龍、夏允彝、徐孚遠、彭賓、杜麟徵、周立勛等人創立的幾社。其時正值明朝風雨飄搖之季，1644年，李自成進兵北京，不久清軍入關。幾社成員欲為勤王之備，他也追隨徐孚遠參與了抗清活動。1646年，桂王朱由榔稱帝於肇慶，後退守廣西，他即南下桂林，曾在南明王朝為官。1662年，永曆帝朱由榔死於昆明。他北返後，隱居平湖佑聖院為道士，從此改名易字。延是為隱喻延續華夏血脈之義，辰山則以幾社初創之地。他的《南吳舊話錄》，仿《世說新語》之體，記松南社會之風，感山河破碎為慨。楊樞則直接號細林山人，所以人稱楊細林。他的《淞故述》是當地人寫當地事，也是一部「述松江一郡遺聞軼事，以補志乘之闕略者」的書，有較高的史料價值。

幾社的前身是陳子龍、夏允彝等人創立六人社，他們與鄰近的應社、復社遙相呼應，抱着「再興絕學之幾」的願望以文會友。按照陳子龍的說法是「既不得官，可不大聲慷慨！」他們要急切地要發大聲，以期糾正明朝開國以來的時弊。還編寫了一部五百餘卷的《皇明經世文編》，在王朝走向末路的危難之際，把本朝有識之士的經世文章彙編成書，試圖供當朝執政者借鑒。一方面是末世無可奈何的弊端倍增，一方面是不甘沉淪的有識之士奮起，以圖作力挽狂瀾的努力，演繹了一段淒壯的故事。就是江南名妓柳如是，也以陳子龍「負海內重名」，欲委身於他，從盛澤至松江屢次刺謁，自稱女弟，產生過一段戀情。

清兵攻陷南京後，陳子龍仍積極開展抗清活動，事敗後被捕。途中經松江境內跨塘橋時，趁守者不備，突然投水而死。另一位著名人物是夏完淳。他深受其父和其師陳子龍的影響，成為抗擊清軍的少年英雄，就義時年僅十六歲。生前也常來登臨辰山道觀，與師長們抵足而談。他的《從陳軼符年丈遊細林山館》記述當年在細林山館即辰山崇真道館的遊蹤和師生間的對話。《南吳舊話錄》說：其父夏允彝，也應不屈而不久前「自縊於佘山舟次」，夏完淳被捕後赴南京，船經辰山下，憶及其父與恩師陳子龍之死，寫下名篇《細林夜哭》：「卻憶當年細林客，孟公四海文章伯。昔日曾來訪白雲，落葉滿山尋不得。」明亡後，他們也曾在此「相逢對哭天下事，酒酣睥睨意氣親。」然而「今年夢斷九峰雲，旌旗猶映暮山紫」，雖然壯志未酬身先死，但他們百折不撓，死而後已，守其不奪，成敗不計的氣概，卻是辰山永遠的驕傲。

神山和細林之名，現在很少有人提到了。而辰山之名源於董其昌，他說：「神山原名辰山，在諸山之東南，次於辰位，今作神者，訛也。」不過，陳子龍還是稱其為神山，他的《遊神山道院》就說：「群仙何處接，滄海自悠悠。」辰山著名的是道觀，而明清道流相傳湘西辰州鬼神異常靈驗，「辰州符」也到處風行，恐怕與此有關吧，究竟是誰「訛」只能存疑了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K.Wong

詩意偶拾

■俞慧軍

天 池

一潭神水
沉澱過日月星辰
卻讓一塊塊神秘石
在池面飄浮了上下五千年
無數朝聖者
一步一叩首
一步一回頭
潔白的雪冰凌
怎能掩藏您曾經燃起的
熔岩鑠石的火焰
您面朝蒼穹的表情
爲何變得如此冷艷
任憑長天日出
也無論關山雪飄
您卻從來不問凡間冷暖
也無視塵世喧囂
甘願生生世世與邈遠的天河廝守
您冰清玉潔
坐懷不亂
莫非想遠離這慾海無邊的滾滾紅塵

生活點滴

■吳翼民

竹海桃源人家

■乾元村風光。 網上圖片

清秋時節，妻子的閨蜜硯子女士興沖沖上我家來，向我們呈上她的秋收碩果——一袋南瓜一袋山芋。南瓜和山芋皆出奇的肥碩，南瓜紅得發亮，山芋還帶着新鮮的黃泥，皆散發出久違了的鄉野氣息。我和妻子都知道硯子到鄉下去了半年多時光，頗有些隱居的味兒，甚至不知她去哪裡，她只說帶着患病的丈夫去鄉下療養，其他什麼信息也沒有，今兒個突然露面，讓我們驚喜不已，自然，更驚喜的是她居然在這段日子裡種出了這麼出彩的農副產品。至此，她才道出了這半年多時間裡的落腳之處。她興致勃勃地說道：「哎呀，你們可不知哩，我們去的是宜興太華鎮的乾元村呢，好地方，世間少有的好地方，瞧，種出的南瓜和山芋也是世間少有啊！」

她一說起宜興太華山區的乾元村，我便應聲附和：「好啊，竹海深處乾元村，當今活着的桃花源，真是朗朗乾坤中頭等美麗富饒之鄉村啊。說起這個地方，我肯定比你還熟悉，要知道，二十幾年前我曾去那裡採風、體驗生活，寫下一曲《太華之歌》呢。」

她稍一停頓，自信地回答道：「你熟悉，那是猴年馬月的事了？我呀，現在就是乾元村村民的身份，還住在山裡人家。我長期包住下了村子裡一幢小樓，至少也算半個山裡人吧。」

我笑着點頭承認硯子比我更有資格拿乾元村說事，不過，當年的乾元村硯子是未必知道的，況且，事隔近三十年了，世事滄桑，現在的乾元村還是當年的乾元村嗎？進耶退耶？大概是很難說得清楚的啦。進的肯定是經濟大踏步前行，退的也許是青山綠水之環境？但硯子女士言之鑿鑿說，那裡的環境一點也沒有後退，相反整治得愈加潔淨愈加生態平衡。我願相信硯子之說，因為這個乾元村，一直是我平生最嚮往的地方，竟然時不時會出現在我的夢境，成為許多美夢故事的發生地呢，——我一直這麼認為，凡是能成為美夢故事發生地的去處必定是天底下最美麗理想的地方！

回想當年，我在太華鎮及乾元村盤桓過好些日子的，那村子就深藏在密密層層的山巒竹海裡的，參天的毛竹把山描畫得何等水靈，一株毛竹就吸附着一脈澗流，無數株毛竹匯成了漫天的竹海，推波湧浪的，何等壯觀，殊不知它們根繫蓄積的水源更加宏闊浩瀚呢，遂到處匯流成清澈的山澗，四處八路奔騰着，歡唱着，把這個乾元村襯托磨洗得無比潔淨清凌。那時，我們最愛順着一邊是青山竹海和澗流、一邊是嶄新農舍的村道散步，看麻鴨白鵝在溪流裡游弋撒歡；看衣飾清爽的村姑在一截一截的澗溪裡汲水或洗滌衣物，聽她們一口濃郁的宜興方言說着村裡村外、家長裡短，她們間或抬頭與我們這些陌生人招呼，顯現的皆是水靈清秀且淳樸的面容。我們走累了，隨便到哪個敞門的農家（這裡家家戶戶都敞開大門，讓人隨意出入）都能喝上一盅噴香的清茶，抓上一把蠶豆瓜子毛栗山芋，與主人聊起了家常，哦哦，屋裡沒有主人也無妨，你只管喝茶吃零食歇息，歇息夠了，便自行出門，繼續遊蕩，沒有任何人會來干預盤詰。這一情景最讓人悅目賞心，分明比「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」的盛世太平景象還迷人醉人哪。我想中國歷代人們嚮往的桃花源也不過如此吧。這樣的情景，過後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過，所以乾元村這個竹海深處的桃花源已經深深珍藏在我的心裡，不知不覺就會在我的眼前或夢境出現，想到它，我心頭會湧出一股暖流，所以當硯子女士一提起乾元村，我的舊夢便隨之而來，但願今天乾元村愈加經濟發達，那淳樸的村風民風也愈加完好保持。

常常會為今日的「世風日下」感到焦慮，焦慮之餘就會惦記曾經去過的像乾元村一樣的好地方。我籲請大家遵古人「禮失而求諸野」之訓到乾元村這樣的竹海桃源走上一走吧，你的心靈必定會在那裡讓依然澄澈的澗水洗滌一清。

浮城誌

■星 池

泳 袋

晴空萬里的星期六下午，一對小姊妹各自手攜放滿游泳裝備的袋子，踏起急速的步伐，趕往室內泳池與教練會合，學習游泳。途中，她們毋忘離家前的情景，祖母聲如洪鐘地說：「妳們記得拿泳袋上游泳課，一堂也不能缺席，別浪費金錢。」然後，在小姊妹走出門外之時，姑姐也冷言熱語：「別忘了去游泳。」小姊妹縱使感厭煩，也只能默然出發。

光陰飛逝，來到下一個星期六。小姊妹欣喜雀躍地外出遊玩，平常生活的繃緊心情亦得以放鬆。突然，手提電話的鈴聲響起，二人不禁沉靜下來。妹妹接聽，祖母在話筒另一端，疾言厲色地斥責她們：「何以泳袋還在家中，妳們是否忘記要去游泳！」妹妹木然答道：「早上，游泳教練曾來電，告知今日的課堂取消。」祖母響起刺耳的聲音說：「真的嗎？我還是致電給教練確認一下。」說罷即掛線，姊妹二人只覺萬般無奈。

翌日，陽光輕輕擦亮街道，溫暖萬物。小姊妹邊走邊閒聊，談及上學的文具，多想購買新的原子筆芯，她們卻僅能搖首輕嘆。「今天父親放假，問他？」另一人瞬即答道：「父親又怎會答允買，問他，只會挨罵，我寧可不問。」二人憶起，早前喜愛以時下流行的小橡膠圈編織色彩斑斕的手繩，但一時大意，把數個小膠圈遺留在地上，未及收拾，父親大怒，馬上把此等小玩意悉數棄掉。這時候，鈴聲奏起，恰巧是父親來電，他粗聲粗氣地問：「妳們沒拿泳袋，今天不用上游泳課嗎？」二人戰戰兢兢地答道：「今天無須游泳。」父親惡語相逼：「若果妳們說謊，我立即趕妳們出家門。」

時間悄然流逝，又到了上游泳堂的日子，小姊妹純熟地把所需的物品放進泳袋，定睛一望掛鐘，時間極為充裕。忽然，祖母聲音洪亮地說：「今天我們有地方要去，妳們不用游泳了。」小姊妹面面相覷，祖母續說：「稍後我會致電游泳教練。其實，不上一堂也沒大問題吧！」祖母習慣信口開河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儘管令小姊妹無所適從，二人卻已習以為常，只好唯唯諾諾，免被狠罵。

其實，當小姊妹在游泳池努力習泳，爭分奪秒，冀獲好成績之時，其家人則只懂在自己窄小而塞滿泳袋的腦海內漂浮，無法聆聽或拒絕傾聽小孩子的心聲。